

播种希望

■陈捷芳

一场春雨洒落长空,唤醒了沉睡的大地,春日的气息漫过田野,万象“耕”新,又到了一年农忙的时节。沉寂了一冬的田间地头,即将迎来热火朝天的繁忙,每一寸土地都酝酿着生机与希望。

天刚蒙蒙亮,晨雾还未散尽,睡眼惺忪的我站在院门口,远远便看见母亲收拾好了农具,正准备往田里赶。她肩头挑着畚箕,手里握着锄头和点豆铲,腰间还系着一个葫芦模样的小竹篮,鼓鼓囊囊的,想来是装着花生种子。我连忙跑过去,好奇地问道:“老妈,看您这架势,是要去种花生吗?”母亲笑着点头:“正是,眼下正是春花生播种的好时候,这两天气温温和,得赶紧下地,可不能误了最佳播种期。”话音刚落,我便一个箭步上前,一把夺过她手中的锄头扛在肩上:“我跟您一起去,给您搭把手!”母亲看着我一脸刚睡醒的模样,眉眼弯弯地打趣:“帮忙可以,可别帮了倒忙呀。”

不多时,我们便到了田里。眼前的田地早已不是往日平整的模样,而是被整理成了一垄一垄的,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田间,在晨光里透着规整的生机。我满心疑惑地问母亲:“这块地之前不是平的吗?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?”

“傻孩子,地不起垄,怎么种花生呢?”母亲一边说着,一边伸手往腰间的小竹篮里装花生种子,动作娴熟麻利。

“起垄?啥叫起垄啊?”我摸着脑门,满脸不解地追问。

母亲便站到垄沟里,伸手指着眼前的花生田,耐心地为我解惑:“起垄就是把土壤翻松后堆高,形成一道道垄和沟,为了花生后期能好好生长。”

后来回到家,我特意翻查资料,才真正明白起垄的门道。花生是典型的根系作物,起垄能让土壤变得更加松软、透气,排水性也更好,这样的环境,恰好契合花生根系生长的需求。而在我们家乡,花生一年能种两季,春花生在每年三、四月播种,暑假前后便能迎来收获;秋花生则在七、八月下地,寒假时就能尝到新鲜的花生,四季的更迭里,藏着田间独有的收获节奏。

母亲解说完,便俯身开始播种。不过片刻,她额头上便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,顺着脸颊滑落,滴进脚下的泥土里。我看着母亲弓着的背影,轻声问:“妈,您这么弯腰劳作,不觉得辛苦吗?”

母亲微微直起腰,用袖口擦了擦汗,笑着看向我,眼里满是温柔与期盼:“一想到暑假就能收获满满一筐花生,心里就甜滋滋的,哪还觉得苦呢。”

一句朴实无华的话,却像一股暖流,瞬间淌进了我的心底。花生地里,母亲的汗水还在不断滴落,那是她勤劳的印记,也是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温柔痕迹。一粒花生,一颗初心,埋进泥土的是种子,更是沉甸甸的希望;待到丰收时节,收获的不仅是饱满的花生果实,更是藏在烟火里的幸福。

生活亦如这田间播种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只要我们在心底种下善的种子,用心浇灌,悉心呵护,终会在时光里收获满目美好,让希望在岁月中生根发芽,结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果实。



春雨闲记

■余金荣

今天落了点雨,不大,细细密密的,像筛子筛下来似的。懒得撑伞,在校园里稍稍走几步,发梢就沾了一层白白的雨丝,薄薄的,仿佛落了一层淡霜,凉丝丝的,却不冷。古人说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便是这般模样吧。

新学期,校园里变化挺大。细叶榕被剪了个光头,繁枝茂叶不见了,光秃秃的枝干杵在那儿,看着有点憨,却也清爽利落,似是褪去旧衣,静待新生。那些缠在松柏树上的藤蔓被扯掉了,视野一下子敞亮起来,可以想象得到松柏树未来俊朗挺拔的样子,风吹过来,步伐不自觉地轻快起来。炮仗花还是老样子,霸着最高处,橙红的花朵一串串垂下来,张扬得很,好像在说春天是它的。山茶花开得正盛,树上繁花压枝,树下落红一片,开到荼蘼,落得惊心,倒是一点也不扭捏,酣畅痛快得很。

回到宿舍阳台,那些花好久没浇水了,居然还活着,也是不容易。赶紧拎起水壶给它们喂饱,看着水渗下去,叶子慢慢支棱起来,拨了旁边的杂草,心里才踏实。

去年冬天剪过枝的茉莉,这么久没有浇水,居然冒出不少嫩芽,那抹嫩绿,干干净净的,纯粹得不掺一点点杂质,看着就让人心头软。文竹居然长出了一根长枝条,探出阳台外,风一吹就晃悠悠的,看着弱不禁风。我赶紧找了根细棍插进土里,让它缠上去——这下也算是“有枝可依”,不用在风里晃荡了。

最令人欣喜的是那株白色三角梅,旧花还没落完,新花蕊已经密密麻麻冒出来,挤挤挨挨的,像是缩小版的鸪鹑,只是不动。黄色三角梅的花还开着,疏影横斜,可怜可爱至

极。本来想把落花抖下来,手刚伸出去,就看见花枝和窗棂间嵌着的那个小巢——去年两只漂亮的小鸟垒的,用软软的草茎编成。我赶紧缩回手,不敢动了。怕惊着它们,怕它们再也不来光临我这小小的寒舍。

我钟爱的昙花也在长新枝,新抽出来的几杆是嫩嫩的红色,跟老枝的墨绿完全不同,像婴儿的手指头,粉粉的,不敢触碰。

傍晚在操场散步,低头看见几株鼠曲草,毛茸茸的嫩叶子伏在地上,矮矮的,怯怯的。我蹲下来看了好一会儿,到底没舍得摘——还小呢,让它们在春风里再长长。

汪曾祺说: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草木有灵,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——该长的时候长,该落的时候落,鸟来做窝,就让它做,花开得热闹,就让它热闹。春雨落在身上,凉丝丝的,挺好的。

晚上又下了一会儿雨,依然不大,细润如酥。阳台上那几盆花喝足了水,在夜色里安安静静地立着。文竹那根新抽的枝条,缠在我插的细棍上,风一吹,摇摇晃晃的,到底站稳了。白色三角梅的新花蕊明天应该还能再冒出来一些,旧花大概又要落几朵。小鸟那个巢湿漉漉的,嵌在枝丫间,像一个安安静静的梦。

先生睡了,发出细微的鼾声,阳台外面静静的。我坐着看了好一会儿,雨丝飘进来,凉凉的,落在手背上。想起下午在操场看见那几株鼠曲草,不知道它们晚上冷不冷。又想起炮仗花,雨打在花瓣上,应该也是这般模样吧——轻轻的,润润的,不惊动人。

这春雨里的日子,因为这一屋子花草,便觉得十分安稳。

春的约定

■苏国钦

乍暖还寒时节,冷风里仍裹着春节的余温,漫空轻舞。村外的田畴上,早已褪去冬日的闲适,换上了一派春耕繁忙的景象。

勤劳朴实的村民纷纷卸下节日盛装,走出家门,挑着肥料,扛着犁铧,牵着老牛。迎着初升的晨曦,踏着阡陌的田埂,精神抖擞地走进希望的田野,开始新一轮春耕备耕。

“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”。春耕伴着老牛的“哞”叫声徐徐拉开序幕。农人赶着老牛下地松土,一手扶稳犁铧,一手轻挥鞭子,老牛拉着犁具深一脚浅一脚负重前行,不知疲倦地在田地里耕织着季节的经纬。一道道翻卷的泥浪,起伏伏,如同绽放的花瓣层层叠叠;恰似舒展的裙摆轻盈飞扬;宛如临水春姑娘散开的长发,被岁月木梳轻轻梳理。

和煦的春光裹着柔和的春风漫过田野,土地缓缓地舒了一口气,散发出沁人的芬芳。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,小草悄悄地从枯草间探出脑袋,以嫩绿点缀大地,传递春天的气息。

犁过是春色,埋下是种子。在春天里,辛勤的农民用一双粗糙却灵巧的手,把希望的种子埋入神奇的土壤,静待春色漫染,大地风华。他们不是画家胜似画家,以田野为画板,挥洒着春的画卷;以锄头为笔,在田垄间刻下深浅;以种子为墨,在泥土里晕开希望。一锄一锹落地坚实,一笔一画裹着热忱,这是对土地的眷恋,对生活的热爱,对未来的憧憬。

好景在春耕,不如趁着好时光,带着孩子回一趟乡下老家,去重温乡村农耕生活,走进田间地头,看春耕忙碌的景象,感受初春之美:那里有白发苍苍的父母,有勤劳善良的乡亲,他们躬耕伴日,目光紧紧注视着脚下的土地,一步一步地向春天迈进。彼时,你收获的,不仅仅是动人的田园风光,还有满满的幸福、牵挂与不舍。

这群卷起裤脚追赶太阳的种田人,始终秉持着“人负地一季,地负人一年”的先训,把对土地的敬畏,揉进每一次耕耘,累月经年打理着“一亩三分地”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把岁月酿成了春天的种子,秋天的粮。

风中传来老牛哞叫声、农人吆喝声,浑厚高亢,犹如劳动号子划过晨空,缓缓地渗入翻松的土壤里,又像复苏的絮语,悄然融入四季的脉络。

日悬中天,阳光洒满田野,给翻松的泥土镀上一层金辉,映衬着一张张挂满汗水的脸庞,一个个坚硬明朗的脊背。农人、阳光、土地、春水、耕牛、鹭鸶,共同勾勒出一幅春耕水墨画,从画中,我仿佛看见斑斓的美景,看见丰收的笑靥,看见纯粹的初心,更看见那份刻进骨子里的执着、坚韧,与对春天不变的约定。

春光美,田野美,耕耘在春天里的劳动者姿态更美。

